深圳有棵大榕树

叶延滨

第一次走进位于深圳的南方科技大学校园，为它极具科技感和艺术风格的建筑群所吸引，早有所闻，亲见更美。校园沐浴于蓝天艳阳下，绿茵满目的园林透出青春与生命的气息。这所学校是深圳的新地标，建校10年来，一直为世人所关注。

在全新的建筑群和绿茵之中，一棵老榕树粗壮的树干和宽广的树冠，像是岁月的雕塑立于校园中央。带领我们参观的校领导说，当年为建南方科大，政府在深圳市南山区桃源街道留仙大道以北，划出了总占地面积2.16平方公里的校区。建设时在校区原址拆迁了3个村子。现在南科大的校园里有小山、小溪小湖、人称“九山一水”。山水校园里，留下了早先村子里生长了300年的大榕树。听到这里，我不禁再次张望这棵大榕树，浓荫聚翠，树冠华美，傲然立于天地，像是一颗巨大的铆钉，把南科大坐落于绿茵中的楼舍与这块土地连成一体。

我们在校园里边走边看，主人如数家珍地向我们介绍建校10年的南科大。学校共获批建设科研平台69个，其中国家级1个，省部级21个，市级47个，有3个诺贝尔奖获得者牵头的科研机构。学校拥有强大的师资力量，10年间签约引进的千余名教师中，有国内外院士52人，教育部特聘专家36名，教学科研系列教师90%以上有海外工作经验。优越的教学条件吸引了全国各地的考生，2020年本科考生的录取分数线高于当地一本录取线110分。现在南科大与38个国家和地区的135所机构有合作伙伴关系，使南科大有了鲜明的国际化特色。南科大正成为深圳高端人才与高科技聚集的新高地。

看到眼前的校园，听到这些数据，我回想起2010年南科大开张消息。45名通过改革方式招收的第一批学生，进入

了南科大教改实验班。当年的大一学生回忆说，第一学期的大部分课程是由3名院士上课，微积分是张景中院士，计算机基础是陈学良院士，大学物理是唐叔贤院士。从45名学生开始，经过10年的努力拼搏，南科大成为享誉中外的深圳新高地。

奇迹的创造者之一，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陈跃红，原来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副主任，他热情地带领我们参观南科大的人文社会科学学院。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建筑群，是现代设施与传统中式庭院相结合的开放式建筑群落。进入这个建筑群的院落，有两个敞开的门洞，一方，一圆，象征天圆地方的理念。在中式庭院里的教室，是一间间装备现代化设施的教学空间。这一切与我通常熟悉的人文学科如中文系、历史系、哲学系完全不一样。南科大的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拥有6个人文发展的教研室：中外经典与现代阐释教研室、语文能力与语言认知教研室、学术方法论与文化创意教研室、现代媒体与跨学科教研室、写作与交流课程教研室、科学史与科学教育教研室。这些摆满各种现代科学仪器设备的教室，让我们看得一头雾水。陈院长告诉我们，除了完成对全校所有同学进行人文科学的通识教学外，人文学院聚精会神，精准和有重点地发展与南科大理工医商各学科交叉融合的特色研究，建设真正的新文科。他的解说让我理解了他们的目标，是要培养人文科学涉及当代最新领域的人才。

叠翠滴绿的夏天，行走在庭院式的人文学院走廊，扑面而来的是那熟悉的气氛。有个雕像立在深圳，名叫开荒牛。它代表深圳精神，敢为人先勇于探索的精神。南科大的师生们是在另一个领域，用开荒牛的精神向科技尖端突进。

说起开荒牛，我们不能忘记40多年前那个深圳。昨天我们在石岩街道，参观了在引进外资第一家“三来一补”小型加工厂原址改造成的“劳务工博物馆”。粗放的流水线工棚、低矮的食堂餐桌、写着“吃完了才能再添饭”的就餐规定……让我们记起那些外来务工人员，曾像潮水一样涌向这块土地，他们将汗水浇铸进楼房和道路，也就用千万人的青春梦想筑成这座南海之滨的深圳。在劳务工博物馆里，录音播放的天南海北的方言，上下铺的小屋，方便面和汇款单，边防证和粮票，一件件都将深圳和打工者焊接为一体。前天我们在深圳福田参观了深圳较早的社区园岭街道，在这里我发现，一直是以年轻朝气浮现在我们头脑中的深圳，也面临老龄问题。园岭街道60岁以上的老人超过了10%，这些都是深圳最早的拓荒人和创业者，街道正运用先进的“5G智慧养老”对这些老人进行照顾。我们实地体验了这种服务方式。在监控中心，居家老人的外部特征转化为活动的火柴人，在保护老人面貌和隐私的同时，随时了解老人的行动轨迹，随时可以提供救助。科技进社区让人感到深圳的高效亲民，与此同时另一个强烈的信号是，深圳也有老龄化问题，开荒牛也会老！

在南科大图书馆的多功能厅，我们一行与100多名师生相聚对话。座谈会像老大学生与新大学生聊家常的同学会。这场与作家的对话是南科大党史学习教育系列活动之一，学校用这样生动活泼的方式让同学们走进红色历史，亲近我们自己创造的文化。在提问环节，也有同学向我提问，什么样的诗才是好诗？这位同学的问题也引起我的联想，南科大就是深圳在新时代写出的一首好诗啊！记得南科大的校长说过：南科大将牢记建设新时代中国大学的历史使命，带着改革创新的“深圳基因”阔步前行，拼搏努力！

十年树人，眼前的一切，源于10年前45名学生的实验班，也源于深圳头一间“三来一补”车间的外来务工者。40年前用汗水浇铸出深圳的那一代开荒牛老了，然而“深圳基因”在新一代深圳人血管里流淌。这也许就是10年前南科大梦想成真的原因，也是深圳决策者们为未来深圳建造的人力资源宝库。

傍晚，夕照彩霞中，校园里的那棵大榕树，枝繁叶茂，擎天立地，生机无限，我想起在南科大的宣传片中，这棵大树出现在画面时，有一句深沉的旁白：扎根中国大地……

长翅膀的种子

叶浅韵

曲径通幽处，流水潺潺，野趣横生。鲜艳的花朵叫巴西野牡丹，鲜艳的红伞伞是美味滋补的高端食材，在云南普洱的万掌山林场，新鲜的植物与新鲜的客人互相问候，新奇与热情像雨后绿叶上欲滴的露珠。

我们仰头细数一棵思茅松的年龄，十一，十二，十三……林业专家说，思茅松躯干部位上下两个枝丫之间是一个年轮，请大家数数这棵树有几岁了？树梢的枝丫有些拥挤，肉眼看去有些飘忽，答案就像漂移了的坐标。

万掌山林场有许多思茅松。它们独立成树，连片成林，莽莽苍苍，点翠成兵。思茅松下长了许多不知名的植物，席地而生，枝枝蔓蔓，搂肩勾背，满目山川绿意盎然。此前，我知道松树的种类很多，云南松、华山松、马尾松、油松、罗汉松、雪松等，却不知还有一种叫思茅松。

路转山林，又见一片思茅松，笔直的树干，高大威武，已经无法估计树的年龄了，底部的枝丫已全部脱落，仿佛思茅松已经忘记自己的年龄，为着参天之意，追赶着阳光雨露。树干上有割松香的疤痕，松香顺着刀口流下，成为经济来源的一部分，它具有广泛的药用及商用价值。

密林深处，一些湿漉漉的欢喜爬上心间，这是我每一次与大山亲近时的感受。思茅松树上掉下的一些松球在连绵的雨水中已经开始腐烂了，林业专家说到思茅松的种子时，我掰开一个新落的松球，椭圆的小种子上长着两只小翅膀。种子长了翅膀，有风经过时，成熟的种子就借着风力，进入土壤，长成幼苗。在自然生长的树林里，思茅松也像人的生息一样，老老小小，代代相传，成为一片最好的自然生态林，更新有度，替代有序。

在连绵的群山之间，森林、湖泊、草地、人家，构成人类诗意的栖居。在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地方，各种生物之间为了生存而展开的斗争是残酷而激烈的。每一种生物都有其存在的必要性，它们相互依存，相互制约，与人类共同维系着生态系统的平衡和稳定。

拾级而上，忽见一片热带植物林，挨着挤着，各生风情。林业专家告诉我们，伏地而生的是低等的植物，能站立生长的是高等植物，就像一个人有了脊梁，就能直立行走一样，这是划分植物等次的一种简单方法。

行走在万掌山的天然氧吧，随手在路边采了石斛的茎，放在嘴巴里咀嚼，像是大自然的精气已经植入身体。这位列九大鲜草之首的名贵药材，在这山野之间漫然生长，形态各异，名字奇特。一壶石斛花茶，滑入喉咙，万掌山的盛夏就装进了我的心肺里。

有蝉鸣叫，声音粗壮，与我从前所听见的“知了，知了”的鸣叫相去甚远。我向着声音探寻，那些大嗓门的蝉们就是不见身影。入普洱市区时，我有一个特别的感觉，天籁之声竟然盖过了闹市的噪音，蝉是主唱，混合着其他虫鸣，像一场声势浩大的合奏。

正是出菌子的季节，捡菌子的人，一拨又一拨。云南复杂的地形地貌，多样的森林类型、土壤种类以及独特的立体气候条件，孕育了丰富的野生食用菌资源，种类多，分布广，产量大，占了全世界食用菌一半以上，中国食用菌的三分之二。万掌山上的菌子，随处可见，但没法分清是可食的还是不可食的。在山路旁，又有人发现了一窝菌子，一看，哇，鸡枞！又发现一窝，还是鸡枞，欢喜地拾起来。

要知道，菌子的生命只在一夜，一夜间长大，一夜间腐烂。它们是森林里最短暂的生命，却为人类深深爱慕。

眼前的这棵思茅松，松枝上挂了许多松球，在我的家乡，选择婚床要用结松球最多的松树，意为多子多福。有一枚不安分的松球掉至我足边，捡起它，查看松球里的种子。农人择种，往往要选颗粒最大最饱满的，重视生物学意义上的遗传性。

近旁的藤蔓上开着一朵别致的花朵，花蕊之间的奇特构造，让人想到“勾心斗角”这4个字。有人说，这是百香果的花。林业专家正在幽默地叙述大自然的繁衍：花朵是勾心斗角的阴谋家，种子是各显神通的旅行者。它们落地生根，借着周围的生态环境，成为新的生态。

生生不息的森林生态，构成人类生机勃勃的生活的一部分。我恍然觉得，一粒种子，播撒进泥土，生根、发芽，开出花朵，长成参天大树，成为一片森林。播撒进人的心里，也同样会生根、发芽，开出花朵，长成参天大树，成为一片森林。应运而生的亚太森林组织也是一粒种子，他们播下保护森林生态的种子，借着风力，从北到南，不问东西，只管深情。

百合盛开

李　冰

世间所有的花，都是可爱的。如果让我只选择一束插在室内花瓶里，我会毫不犹豫地把手伸向百合花，无论是粉色，白色，黄色，皆喜。可是，近些年，我已经和百合花疏离了。

我清晰记得，最后一次买百合花是在7年前那个初春，我从洛杉矶飞回北京探望病重的父亲。与癌症抗争了8年的他，已经形销骨立，这个当年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用铮铮铁骨对抗枪林弹雨的军人，没有倒在前沿阵地，却被病魔击垮了。

父亲一辈子爱花草植物，但凡能出门走走，也会举着我淘汰的尼康相机对着小区花丛和树木拍个不停。屋里，更是像个小植物园，客厅卧室都是盆盆罐罐的开花不开花的植物。那个冬天，许多跟了父母多年的花草居然相继死掉了。我决定去不远处的玉泉营花卉市场买束鲜花，给萧瑟的屋里带来点生机。

13岁的侄子主动与我同去。我们买了一束粉百合，挑了花苞最大最饱满的几枝。我们仍像去时一样快步往回走着。只是，我捧着那束沉甸甸的花，侄子相跟着，我们都沉默着，没再说话。

那束百合被插在花瓶里，最终一朵也没开。那鼓胀的花苞蔫萎了，它们没能挺过路上那半个小时的寒冷。

“多可惜了！那么好的花，活活冻死了。”父亲一脸惋惜，佝偻着站在那儿，他眼里充满怜惜。

不久，父亲走了。当时窗外一树桃花开得正绚烂。

从那以后，我再也没买过百合花。甚至，每次看到它们，无论在洛杉矶，还是北京的花店，我都本能地躲避着尽量不去把目光停驻在它们身上。它们好像是一根刺，一个伤疤，提醒我那个料峭的春日，那个对着一束花惋惜的父亲。

一周前，我翻找驾照，在抽屉底部看到一个超市塑料袋裹着的东西，解开袋子，里面是两个小镜框，翻开了，却是父亲的黑白照片。我那五官俊朗、神态英气的父亲，微笑着望着我。照片里的他穿着军装，四十出头的年纪。我知道那是他自己极喜欢的两张照片，某一年他曾专门骑车去照相馆让人把那一寸照片冲洗放大了，配了镜框摆在客厅柜子上。

我心里一阵疼痛。赶紧拿出来，擦干净，重新放在书架上。偶尔打扫除尘，或只是走过，我禁不住轻声呼唤他一声：爸爸！他只与我交换目光，微笑无语。我明白，这么多年来，父亲并未走远，他一直在我的心底幽居。

春天又来了。花儿们如期赴约。从公园跑步后回家，踟蹰着走进经常路过的那家花店，打量各路花神片刻，我突然上前，走近一堆百合花，粉色，白色，黄色。我选了黄色的两支，各顶着4个花苞。“别看现在只开了一朵，其他花苞都会开。”女店主说。

换水，剪枝，去多余的叶子。我把它们插进一个细口大肚瓷瓶，放在客厅的书架旁。读书写字间隙，我不时默默地打量瓶中的花枝。是感觉到主人殷殷的目光吗？它们像懂事的孩子，晚上也不眠不休，趁我睡觉的时候，一朵朵悄然次第盛放。客厅里弥漫着馥郁的香气，经过它们时那芬芳更浓，热烈地扑过来，给我一个最厚实最缠绵的拥抱。

每天早晨，从卧室走进客厅，我会先跟它们打个招呼，“孩子们，早上好！”3朵，5朵，8朵。再一数，居然是9朵！有一个细小到我都没留意到的花苞，居然也奋力地开放了！父亲在书架上，正望向这一瓶铃铛一般挂满枝头的百合，那微笑仍是淡定而温暖的，似乎在说，不错。他一向是个寡言安静的谦谦君子。我突然想到，这些花儿们原来是为父亲开的，想报答老人几年前的悲悯之心。

我感激得无以言表。这束世间最知心的百合花，它同时陪伴着这个世界的我和另一个世界的父亲。我俯身深呼吸，嗅闻每一朵花瓣，好让肺叶的每一个毛细血管都熏染上花香。我小心地触摸它们柔润的叶片，像触摸冬天第一场雪和新生婴儿的胎毛。

《法华经》说：佛前有花，名优昙花，一千年出芽，一千年生苞，一千年开花，弹指即谢，刹那芳华。

世间万物，其实哪样可以久留？无论美丑垢净，不过弹指即谢。

忽然想起一个朋友去郊外踏青，拍了一组花红柳绿的照片，自知不尽如人意，配文云：你们尽力了，我也尽力了。足矣。

父亲尽力地活了，如这束尽力盛放的花。这也许，就当叫作圆满。

维也纳田园交响曲

方丽娜（奥地利）

维也纳并非只有莫扎特和圆舞曲，还有别具特色的美食与酒文化。那些散落于城市边缘、掩映在阿尔卑斯山脚下的霍里阁葡萄酒庄，不仅富有传统美食、美酒，其自然环境也被演绎得风情万种。人们对酒庄的喜爱，比起金色大厅、童声歌唱团和西班牙皇家马术表演，丝毫也不逊色。

坡溪村一带的霍里阁酒庄，离我家所在的维也纳西郊，仅十几分钟车程。将车子开到村口，而后沿曲折的砖石小径，步入绿荫深处的宽街窄巷，但见一座座庭院前，花草簇拥，松枝高悬。有松枝，表明酒庄正在营业，并且备有新酿的葡萄酒。对初来乍到的人而言，要在酒庄密布的巷子里，选一家真正的心仪之处，并非易事。我和先生曾打一枪换一个地方，逐个拜访和品尝，十几年下来，老朋友般熟稔了。

春夏之交，无论午间还是傍晚，穿过拱门下酒桶林立的长廊，径直走进花团锦簇的后花园，望着玻璃窗内栩栩如生的梅花鹿和羚羊角，点一壶新酿的葡萄酒，待身穿奥地利传统衣裙的姑娘把酒送来，脑子里已盘算起吃食。酒庄的好处在于，所有菜肴都看得见，摸得着，有些自助餐的意思。透明的玻璃框内，脆皮烤肉、豪猪馅饼、洋葱血肠、土豆泥丸，还有各色奶酪和熏肠，至于甜点，更是奥地利人的拿手活。假如这些都不合你的意，可依照小黑板上的当日菜单，来一份油炸小牛排，或生煎杏鲍菇之类的。酒庄的酥皮烤肉是我的最爱，端着盘子紧盯女主人用电锯“嗤”地一声切下，而后当头浇上一勺酱红色肉汁儿，真是妙不可言。

这道本属于奥地利传统风味的菜肴，却与中国人的口感不谋而合。因此每逢中国内地来客，我和先生必偕其前往，信步走进花木扶疏的园子里，喝酒的同时，听左邻右舍杯盘轻触的脆响，酒足饭饱之后，徜徉于酒庄背后的葡萄园，眺望层峦叠嶂，嗅闻花木溪水，对于终日困缚于现代化高楼大厦，闻不见泥土气味的城里人来说，身心多么妥贴，多么舒畅。

世人对“音乐之都”的瑰丽，总是赞不绝口，殊不知维也纳还是被700多公顷葡萄园拥抱的绿色城池，有着“城市的肺”之美誉。出于环境保护，山脚下连绵的葡萄园和酿制间，顽强地抵抗着各种化学药剂。为了避免异味入侵，其葡萄采摘和去茎均采用手工操作，酒阁里的瓶装卫生极其严格，以确保这里的葡萄酒不折不扣地承载起葡萄的原生口感。

“霍里格”的本意，是指发酵过后仍在冒着气泡的一种新酒，也就是当年的新葡萄酒。其历史可追溯到久远的罗马时代。皇帝普罗布斯目光独到，深谙维也纳周边的阳光、土质和水分，下令在这一带推行葡萄种植园，发展酿酒业，该传统一直沿革至今。酒庄只出售自酿的葡萄酒，并提供相得益彰的传统美食，这已成为维也纳周边独一无二的风景。庄主卖完了酒，即关门歇业，直到新酒问世，再开业。若有哪家为了牟取暴利，偷偷从别处进酒，从而永久性开业，将被毫不留情地逐出霍里阁酒庄的正册，并且遭到同行们的鄙视与唾弃。由此，奥地利酒农执著而坚毅的秉性，可见一斑。

据说葡萄酒是有灵性的，它不仅点燃了诗人、作家和画家们的激情，也将艺术的精灵注入音乐家的情怀。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，就诞生于多瑙河边的葡萄园。维也纳北部的牧野风光之中，有家名叫梅雅的酒庄，是由贝多芬1817年的故居演变而来的。酒庄周边那漫山遍野的葡萄园，仿佛和着音乐家的生命起搏、律动，风过处，一派浪漫和狂想。由于对贝多芬的爱戴，许多人慕名而来，以特有的方式，沉浸于对田园交响曲的畅想。

我从未见过哪个国家的民众，像奥地利人这般热衷生活，并如此讲究品位和情调。他们的信条是：生活不是为了工作，工作则是为了生活。区区800多万人的奥地利，竟拥有五六万家餐馆。因而有此一说，为何大街小巷不见奥地利人的影子？因为他们都跑到霍里阁酒庄喝酒去了。

不管是退了休的老人，还是下了工的小庄主，约上三五知己，带上心爱的吉娃娃或蝴蝶犬，悠闲置身于花草间，守着一壶酒，一坐就是大半天。即便是维也纳城里的上班族，下了班也喜欢一头扎进小巷深处，到葡萄架下来换换空气和口味，在清冽的葡萄酒中涤尽庞杂与疲惫。比起城里那些个金碧辉煌的餐馆，这些田园酒庄，如同小家碧玉般，叫人倍感舒适和惬意。

因迷恋酒庄里的脆皮烤肉，我曾找来方子，在自家的烤箱里折腾过几回。带皮五花肉，黑胡椒海盐，放足了丁香、肉桂和蒜瓣。然而，待我满怀希望地将肉块拖出来，其色香味，与酒庄上的相比，简直天渊之别。我终于醒悟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这是专属于人家的绝活，何苦东施效颦呢！就像北京烤鸭、东来顺涮羊肉、天津狗不理，谁人能轻易搬走？

席卷全球的一场疫情，使得霍里阁酒庄关闭了大半年，随着疫情的好转重新开张了。于是错落有致的巷子里，松枝高悬，门庭若市，一派熙攘。霍里阁酒庄一如岁月积淀的佳酿，香飘四溢。再次坐进酒庄的后花园，捧起久违了的葡萄酒，感慨之余，自是回味不尽。

9月天光，正是葡萄收获的季节，也是酒农们的盛大节日。城里城外的男女老少，乘兴赶来，越过清溪流淌的山涧，朝田野深处聚拢。沉甸甸挂满黑紫、青白果实的葡萄架，方阵似的在艳阳下闪着金光。身着节日盛装的乡村乐队，奏响了霍里阁酒庄的庆典曲，以及贝多芬田园交响乐，人们载歌载舞，恬淡而明快的气氛，从葡萄园弥散到山顶的罗马式小教堂，如同酒神狂舞，在神界和世俗之间交织盘桓、难解难分。

天色已晚，泛着凉意的空气里，荡漾着丝丝酒香。不知什么时候，萤火虫携家带口地从森林里悠然飘出，踩着音符循着酒香凑热闹来了。那蠕动的光斑，烛光似的在夜幕下闪闪烁烁。恍惚间，我感觉自己如同置身万家灯火。